

清华简九《治政之道》解析（中）

子居

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12/15/876/>

中国先秦史网站 2019年12月15日

笔者在《清华简八〈治邦之道〉解析》¹中已提出《治邦之道》篇的作者很可能就是春申君黄歇，现知《治政之道》篇与《治邦之道》篇实为一篇，则这个推测当也可以延伸至《治政之道》，而《治政之道》中正有“以忧君家”句，其称“君家”而不称“君国”，就恰恰说明作者本人当是封君，再代入已知的《治政之道》篇成文于战国末期楚人之手，则这个封君就是春申君黄歇的可能性，自然也就非常大了。

【宽式释文】

彼佐臣之布心尽惟，不敢妨善、蔽恶以忧君家，非独为其君，繁身赖寔多。故夫君臣之相事，譬之犹市贾之交易，则皆有利焉。故上下不壅，以图政之均。政所以利众，上辨则政成，政成则上桓，上桓则无敌，是以并邦不以力，威民不以刑。

此以乱君受之，以失其位。彼湎于逸乐，而褊于德义，故四荒九州，各分自立，以不服于其君。

上愚则下失执，失执则惟故，惟故则生智，众多智，则反禁政。

¹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05/10/735/>，2019年5月10日。

政之不道，则上失位，其失则弗可兴。昔之为百姓牧，以临民之中者，必敬戒毋倦，以避此难。没身免世，患难不臻，此之曰圣人。圣人听聪视明，夫岂信耳目之力哉？彼有强辅，以为己听视于外，故天下之情伪皆可得而知。

彼上圣则众愚庠，愚庠则闻命，闻命则服以可用，威以弥笃益阶。夫以兼布诸侯，以为天下仪式。是以不刑杀而修中治，诸侯服，不唯上能兴乎？故上下相安，百姓和悦，每布一政，民若解冻。其使民以时，其息民以时。血气通疏，民不瘠且寿，无夭死者。此所谓惠德。

今之王公，以众征寡，以强征弱，以多灭人之社稷，削人之封疆，离人之父子、兄弟，取其马牛、货资，以利其邦国，又曰此武德。夫是所以闭诸侯之路而欢天下之乱者。

昔夏后作赏，民以贪货；殷人作罚，民以好暴。故教必从上始。昔之有国者，必衍于义，毋衍〔于义〕必戚。百姓之不和，四封之不实，盗贼之不弭，金革之不敝，此则侯王、君公之恤，故必早图难焉。布政、作事，毋及焉图，其及焉图，唯果免之，则又非圣人。圣人布政作事，远迩〔上下焉图〕。彼其辅相，左右迩臣，皆和同心，以一其智，声以益厚，闻以益彰，诸侯万邦率嘉之，则孝勉宽惠，以并事之。春秋之时，以其马女金玉，币帛名器，聘眺不懈，乃……

……新。彼虽先不道，我犹一。彼一而己，其二乃已；三而己，四邻之诸侯乃必不谅其德，以自固于我。

【释文解析】

皮（彼）差（佐）臣之專（敷）心聿（盡）恂（惟）〔三一〕，不敢迈（妨）善〔三二〕，弼亞（惡）以憇（憂）君冢（家）〔三三〕，非蜀（獨）爲亅（其）君，医（繫）身【八】瀉（賴）是（寔）多〔三四〕。

整理者注〔三一〕：“專心，读为「敷心」或「布心」，古书多作「敷心腹」或「布腹心」。如《书·盘庚下》「今予其敷心腹肾肠」，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「敢布腹心」，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「敢尽布其腹心」，《诗·定之方中》「匪直也人，秉心塞渊」。惟，思。《诗·生民》「载谋载惟，取萧祭脂」，郑笺：「惟，思也。」尽惟，犹「尽心」。《书·康诰》：「往尽乃心，无康好逸豫，乃其乂民。」²《治政之道》篇中的“專”，皆当读为“布”。整理者注为什么会引用《定之方中》，没看太懂。“惟”当训谋，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惟，谋也。”“尽惟”即“尽谋”，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：“使臣得尽谋如伍子胥，加之以幽囚，终身不复见，是臣之说行也，臣又何忧？”《汉书·刘辅传》：“然后百僚在位，竭忠尽谋，不惧后患，朝廷无谄谀之士，元首无失道之愆。”整理者注前言“惟，思”，后面就变成“尽惟，犹「尽心」”，为什么会前后不一，也没看太懂。

整理者注〔三二〕：“迈，读为「妨」，《说文》：「害也。」³“害善”于先秦传世文献可见于《荀子·致士》：“与其害善，不若利淫。”《韩非子·难二》：“今缓刑罚，行宽惠，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，此非所以为治也。”故由此可知，《治政之道》用与“害善”相当的“妨善”，则

²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4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4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成文时间当与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同在战国末期。

整理者注〔三三〕：“弼，纠正。《书·益稷》：「予违，汝弼。汝无面从。」君家，似与「君国」相对应，指国君之事。”⁴涉及战国时期的先秦两汉文献，称“君家”的辞例都是指的封君之家，如《战国策·齐策四·冯谖客孟尝君》：“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，窃以为君市义。”《战国策·齐策四·鲁仲连谓孟尝》：“今君之家富于二公，而士未有为君尽游者也。”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：“君于赵为贵公子，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，法削则国弱，国弱则诸侯加兵，诸侯加兵是无赵也，君安得有此富乎？”笔者在《清华简八〈治邦之道〉解析》已言：“《治邦之道》的思想渊源与稷下学宫关系密切，持说较接近宋钐一派。从措辞特征可以判断，《治邦之道》最有可能成文于战国末期，更由作者以‘勿’代类、以‘圯’称桥可以推知，作者当为会使用东楚方言的楚国封君级重臣。所以，《治邦之道》的作者很可能就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春申君黄歇。”⁵而《治政之道》建议让臣属尽心尽力时，也是希望臣属“忧君家”而不是“忧君国”，同样说明作者的身份是封君，再考虑到《治政之道》是战国末期楚人所作，作者有东楚背景，则自然这个封君自然最可能就是春申君黄歇，故整理者所说“君家，似与「君国」相对应，指国君之事”实不确。

整理者注〔三四〕：“医，句首语气词。楚简多作「毆」，典籍多作「繫」，惟。《左传》襄公十四年：「王室之不坏，繫伯舅是赖。」瀉，

⁴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4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⁵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05/10/735/>，2019年5月10日。

读为「赖」，受益。《书·吕刑》「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」，孔疏：「天子有善，以善事教天下，则兆民蒙赖之。」⁶《治政之道》此段可比较于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：“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，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。”马王堆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·十四》：“臣之出死以要事也，非独以为王也，亦自为也。”马王堆帛书《繆和》：“弗知而好学，身之赖也。”凡此皆可见，《治政之道》的成文时间当在战国末期，距西汉不远。

古（故）夫君臣之相事，卑（譬）之猷（猶）市賈之交^賤（易）〔三五〕，則皆又（有）利^女（焉）。

由《治政之道》此处言“君臣之相事”即可见，在《治政之道》作者的观念中，君与臣只是职位不同，在从政关系上则是对等的相事关系，这一点颇有现代行政学意味，而与整理者念念不忘的儒家思想则迥然有别。与此相应，《淮南子·主术》：“夫疾风而波兴，木茂而鸟集，相生之气也。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，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。君臣之施者，相报之势也。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，君计功垂爵以与臣。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，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。君德不下流于民，而欲用之，如鞭蹄马矣。是犹不待雨而熟稼，必不可之数也。”以君臣为“相报之势”，正合《治政之道》所论，其言“君德不下流于民，而欲用之，如鞭蹄马矣”更可对应前文的“今又审用，刑以罚之，是谓贼下。”而《主术》是主道法，可证这种观念是道法家的特色，故可知《治政之道》作者的核心理念是道法家之说。

⁶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4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整理者注〔三五〕：“市贾，《左传》昭公十三年：「同恶相求，如市贾焉。《韩非子·难一》：「臣尽死力以与君市，君垂爵禄以与臣市，君臣之际，非父子之亲也，计数之所出也。」⁷由整理者注即可见，《治政之道》此说近于法家，于《墨子·兼爱下》更有“今若夫兼相爱，交相利，此其有利且易为也，不可胜计也。”可证墨家、法家皆有互利共赢观念。反观整理者推崇的孔孟儒家，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“孟子对曰：‘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：何以利吾国？大夫曰：何以利吾家？士庶人曰：何以利吾身？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’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：“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去利，怀仁义以相接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何必曰利？”《论语·里仁》：“子曰：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……子曰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以至于整理者自己都不得不在《〈治政之道〉的治国理念与文本的几个问题》一文中承认“这与儒家忠君而不言利大相径庭”，然而就是孔孟儒家这种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的空谈，整理者文中竟然还推崇备至，这在笔者看来颇难理解。

古（故）上下不悃（痛）〔三六〕，以愆（圖）正（政）之均〔三七〕，正（政）所以利眾（眾）。

整理者注〔三六〕：“悃，《玉篇》：「怒也。忿也。」或可读为「痛」，《说文》：「病也。」⁸整理者隶定为“悃”的字实为上甬下心，当隶定

⁷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4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⁸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4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为“𦓐”，即勇字异体，《说文·力部》：“勇，气也。从力甬聲。𦓐，勇或从戈用。𦓐，古文勇从心。”此处之“𦓐”当读为“壅”⁹，“上下不壅”即《说苑·建本》：“是故古者君始听治，大夫而一言，士而一见，庶人有谒必达，公族请问必语，四方至者勿距，可谓不壅蔽矣。”

《说苑》此段内容所记是魏武侯与吴起的对话，故可知当不出法家、兵家之说。《治政之道》的“不壅”，先秦传世文献则多作“无壅”，如《晏子春秋·内篇问上·景公问治国何患》：“左右为社鼠，用事者为猛狗，主安得无壅，国安得无患乎？”《管子·明法解》：“见知不悖，赏罚不差，有不蔽之术，故无壅遏之患。”《韩非子·内储说》：“嗣君知欲无壅，而未得其术也。”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》：“夫大臣为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，左右又为社鼠而闲主之情，人主不觉，如此，主焉得无壅，国焉得无亡乎？”《吕氏春秋·分职》：“处人臣之职而欲无壅塞，虽舜不能为。”陈奇猷《校释》：“此篇为法家之言也，分职任官为法家家法。”更可以明显看出重视“无壅”者多为法家。

整理者注〔三七〕：“政之均，即「政均」。《礼记·乐记》：「刑禁暴，爵举贤，则政均矣。」《大戴礼记·子张问入官》：「故世举则民亲之，政均则民无怨。」¹⁰此处的“政均”就是《管子·君臣上》的“布政有均”，笔者在《清华简八〈治邦之道〉解析》中已指出：“‘專’当读为‘布’¹¹，‘布均’即‘布政有均’的省言，《管子·君臣》：‘为人上者，量功而食之以足；为人臣者，受任而处之以教，布政有均。’

⁹ 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10页“庸与螮”条，第12页“𦓐与螮”条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9年7月。

¹⁰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4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¹¹ 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915页“布与專”条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9年7月。

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：‘人主不德，布政不均，则天示之以菑，以诫不治。’由此不难看出，《治邦之道》的作者很可能是非常熟悉《管子·君臣》篇的。”¹²《治政之道》此处称“政均”，后文称“布均”，互文可证所指即《管子》的“布政有均”。“利众”之说，先秦文献见于《国语·晋语一》：“故长民者无亲，众以为亲。苟利众而百姓和，岂能惮君？”不难看出持此说者是反对“亲亲”观念的。

上辨（辨）則正 = 成 = （政成〔三八〕，政成）則上 = 徂 = （上宣〔三九〕，上宣）【九】則亡（無）戢（敵），是以并邦不以力，威民不以型（刑）〔四〇〕。

整理者注〔三八〕：“「众」字上部「目」讹变为「百」。辨，读为「辨」。政成，《左传》桓公二年：「夫名以制义，义以出礼，礼以体政，政以正民，是以政成而民听。」《管子·宙合》：「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，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，而无所不顺，顺而令行政成。」¹³《治政之道》此处是言“上辨”，重点仍是举贤，故较整理者所引更接近的内容实为《管子·小匡》：“是故匹夫有善，可得而举，匹夫有不善，可得而诛，政成国安，以守则固，以战则强。”不难看出其为法家之说。

整理者注〔三九〕：“徂，读为「宣」，彰明。《荀子·解蔽》：「宣而成，隐而败，闇君无之有也。」¹⁴“徂”当即“超”字异体，应读

¹²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05/10/735/>，2019年5月10日。

¹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4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¹⁴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为“桓”，《逸周书·谥法》：“辟土服远曰桓，克敬勤民曰桓，辟土兼国曰桓。”故下文有“上桓则无敌，是以并邦不以力，威民不以刑。”

整理者注〔四〇〕：“并邦，兼并邦国。威民，威摄民众。《国语·鲁语上》：「大刑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，中刑用刀锯，其次用钻笮，薄刑用鞭扑，以威民也。」¹⁵整理者未举“并邦”辞例，估计是检索时没搜到“并邦”一词，但“并邦”实即传世文献的“并国”，不过是因为汉讳导致的用字差别，“并国”先秦文献习见，如《墨子·非攻下》：“今以并国之故，四分天下而有之。”《墨子·鲁问》：“子墨子曰：并国覆军，贼杀百姓，孰将受其不祥？”《晏子春秋·内篇谏上·庄公矜勇力》：“汤武用兵而不为逆，并国而不为贪。”《韩非子·难二》：“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，服国三十八，战十有二胜，是民之用也。”《韩非子·有度》：“荆庄王并国二十六，开地三千里，庄王之氓社稷也，而荆以亡。齐桓公并国三十，启地三千里，桓公之氓社稷也，而齐以亡。”不难观察到，用“并邦”一词者仍是以墨家、法家为主。“威民”于先秦文献仅见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和前引《韩非子·有度》，韩非很熟悉《左传》，这点自不待言，故由此可推知的也是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的编者与《治政之道》作者关系密切，笔者在《清华简八〈治邦之道〉解析》中已指出：“回顾清华简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的相关性，则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很可能也是稷下学派中某几位学人共同编撰成书的。”¹⁶

“不以力”一说，先秦文献见于《文子·道德》：“智者，不以德为事；

¹⁵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¹⁶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05/10/735/>，2019年5月10日。

勇者，不以力为暴；仁者，不以位为惠。”“不以刑”则见于《管子·参患》：“内不以刑，而欲禁邪，则国必乱矣。”仍是《治政之道》作者措辞接近《管子》、《文子》之证。

此以𨾏(亂)君受之，以𨾏(達)元(其)立(位)[四一]。皮(彼)湏於𨾏(逸)樂，而𨾏(褻)於憲(德)宜(義)[四二]，古(故)四荒(荒)九州各分【一〇】自立[四三]，以不備(服)于元(其)君。

整理者注〔四一〕：“𨾏，当为「達」之讹，即「失」字。「達立」见简一一。”¹⁷“乱君”一词，先秦文献见于《管子·任法》：“今乱君则不然，有私视也，故有不见也，有私听也，故有不闻也。”《战国策·齐策四·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》：“斗生于乱世，事乱君，焉敢直言正谏。”《荀子·非相》：“今世俗之乱君，乡曲之僇子，莫不美丽姚冶，奇衣妇饰，血气态度拟于女子。”《荀子·修身》：“事乱君而通，不如事穷君而顺焉。”《荀子·君道》：“有乱君，无乱国。”《韩非子·心度》：“故明君有权有政，乱君亦有权有政，积而不同，其所以立异也。”可见是战国后期、末期词汇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：“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，而终于佚乐者也。”《盐铁论·取下》：“故余梁肉者难为言隐约，处佚乐者难为言勤苦。”所说皆与《治政之道》此处所言相近，故可见《治政之道》的成文时间当距汉初不远。

整理者注〔四二〕：“𨾏，疑即「褻」字。清华简《汤在啻门》「德

¹⁷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「𡗗」之「𡗗」，张富海读为「褊」，狭小迫促。参看张富海：《释清华简〈汤在啻门〉的「褊急」》（《出土文献》第十二辑，中西书局，二〇一八年）。「𡗗」，读为「偏」亦通。《商君书·算地》：「故圣人之为国也，民资藏于地，而偏托危于外。资于地则朴，托危于外则惑。」朱师辙解诂：「偏，少也。」德宜，见郭店简《尊德义》，读为「德义」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四年：「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，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。」¹⁸褊、偏在少、小方面义近，由原文字形和《鹖冠子·度万》：“其孰能以褊材为褒德博义者哉。”来看，作“褊”较优。《国语·楚语上》有：“且夫私欲弘侈，则德义鲜少；德义不行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。”正可与下文“各分自立，以不服于其君”对观。

整理者注〔四三〕：“荒，读为「荒」。四荒，《尔雅·释地》：「觚竹、北户、西王母、日下，谓之四荒。」此犹四方之地。《楚辞·离骚》：「忽反顾以游目兮，将往观乎四荒。」《新书·礼容语下》：「九州之民，四荒之国。」¹⁹四荒指荒服，而非整理者所引《尔雅·释地》的“觚竹、北户、西王母、日下，谓之四荒。”“四荒”、“九州”并言，先秦文献唯见于整理者所引《楚辞·离骚》，而汉代则整理者已引贾谊《新书·礼容语》，是可证《治政之道》成文时间当接近《离骚》与《新书》，以战国末期最为可能。“不服于其君”句式与《管子·山权数》：“晋有臣不忠于其君”类似，也可见《管子》对《治政之道》作者的影响。

¹⁸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¹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上愚(愚)則下達=執=(失執,失執)則慙=古=(惟古〔四四〕,惟古)則生智,眾多智則反敵(稟)正=(政〔四五〕。政)之不道則上達(失)立(位)〔四六〕,元(其)達(失)則弗可舉(興)〔四七〕。

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：“夫鲁，难伐之国，其城薄以卑，其地狭以泄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大臣伪而无用，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，此不可与战。”称“君愚”可与《治政之道》此处称“上愚”参看。

整理者注〔四四〕：“执，依据。失执，失去行事的依据。惟古，思古之道。《后汉书·卓鲁魏刘列传》：「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，助三正之微，定律着令，冀承天心，顺物性命，以致时雍。」²⁰整理者以“惟古”为“思古之道”显不可从，若“思古之道”自然不过是因循固守，如何会出现“反禁政”？前文解析已指出“惟”当训为“谋”，此处的“古”则当读为“故”，训为事，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：“令尹子木与之语，问晋故焉。”杜预注：“故，事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：“且无故而料民，天之所恶也。”韦昭注：“故，事也。”因此“惟古”即“谋事”，《尸子·治天下》：“今人尽力以学，谋事则不借智，处行则不因贤，舍其学不用也。”《韩非子·饰邪》：“小知不可使谋事，小忠不可使主法。”皆可见“谋事”与“智”的关系，所以《治政之道》有“惟古則生智”。“多智”于先秦文献可见于《老子》：“民之难治，以其多智。”《吕氏春秋·必己》：“多智则谋，不肖则欺，胡可得而必？”

²⁰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可见《治政之道》的成文时间当在战国后期、末期。

整理者注〔四五〕：“**敵**，读为「稟」。稟政，即「受政」、「受命」。反稟政，乃不受政命也。《国语·鲁语上》「天子祀上帝，诸侯会之受命焉」，韦注：「助祭受政命也。」²¹网友罗小虎则提出：“按：‘畎’字或可读为‘禁’。从‘稟’之字在楚简可与‘禁’通。禁，限制。《荀子君道》：‘用人之法，禁之以等。’禁政，对政事有所限制、有所妨碍。”²²所说“**敵**”读为“禁”当是，“**禁政**”当即先秦文献所说“禁制”，《韩非子·三守》：“至于守司圉圉，禁制刑罚，人臣擅之，此谓刑劫。”

整理者注〔四六〕：“道，行。《管子·任法》：「民不道法，则不祥。《荀子·王霸》「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」，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：「道之，行之也。」²³所注非常难以理解，“不道”犹言“无道”，是先秦文献习见词汇，所说的“道”多指旧制或共同认可的观念，类似于非成文法，不知何以整理者会理解出“道，行”这样的说法。

整理者注〔四七〕：“失，指失位。兴，《易·同人》「九三，伏戎于莽，升其高陵，三岁不兴」，孔疏：「纵令更经三岁，亦不能兴起也。」²⁴“**失位**”所指，可参看《管子·任法》：“藉人以其所操，命曰夺柄。藉人以其所处，命曰失位；夺柄失位，而求令之行，不可得也。”

²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²² 简帛论坛：

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redirect&goto=findpost&ptid=12426&pid=28377>，2019年11月22日。

²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²⁴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昔之【一一】爲百管（姓）牧〔四八〕，以臨民之中者〔四九〕，

整理者注〔四八〕：“牧，治民的人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「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。」²⁵治民和治民者称“牧”，先秦文献中《管子》最为习见，《管子》的第一篇《牧民》即言“凡有地牧民者，务在四时，守在仓廩。”《治政之道》所说“为百姓牧”，则可比于《战国策·齐策六·貂勃常恶田单》：“内牧百姓，循抚其心，振穷补不足，布德于民；外怀戎翟、天下之贤士，阴结诸侯之雄俊豪英。其志欲有为也。”《说苑·贵德》：“夫牧百姓，养育之而重竭之，岂所以安命安存，而称为人君于后世哉”而《治邦之道》措辞既然与《战国策·齐策六·貂勃常恶田单》、《说苑·贵德》相近，自然是成文于战国末期最为可能。

整理者注〔四九〕：“临，治理。《管子·八观》：「置法出令，临众用民。」曾侯腆钟：「临有江夏。」（《随州文峰塔 M1（曾侯与墓）、M2 发掘简报》，《江汉考古》二〇一四年第四期）”²⁶“中”本为射箭时盛放计算射中数算筹的器具，引申为官府文书，“民之中”于先秦文献见《尚书·吕刑》：“何监非德，于民之中，尚明听之哉。”《治政之道》的“临民之中”犹先秦传世文献所称“临政”，如《管子·正》：“废私立公，能举人乎？临政官民。能后其身乎？”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：“夙兴夜寐，朝夕临政，此以知其恤民也。”


²⁵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 135 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 年 11 月。

²⁶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 135 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 年 11 月。

必敬戒毋（毋）拳（倦），以閱（避）此難（難）〔五〇〕，叟（沒）身季（免）殒（世），卷（患）難（難）不遠（臻）〔五一〕，此之曰聖＝人＝（聖人。聖人）聖（聽）聰見（視）盟（明），夫幾（豈）訐（信）耳目【一二】之力才（哉）！

《集韻·獮韻》：“倦，怠也。”故“毋倦”犹言“勿怠”、“无怠”。

“敬戒毋倦”可参看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敬戒无怠，庆者在堂，吊者在间。祸与福邻，莫知其门。豫哉！豫哉！万民望之。”将此说前溯则有《管子·形势》：“怠倦者不及，无广者疑神，神者在内，不及者在门，在内者将假，在门者将待。曙戒勿怠，后稷逢殃。朝忘其事，夕失其功。邪气入内，正色乃衰。君不君，则臣不臣。父不父，则子不子。上失其位，则下踰其节。上下不和，令乃不行。”不难看出《管子·形势》所述内容，多与《治政之道》相合。

整理者注〔五〇〕：“閱，读为「避」，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：「庆封为乱于齐而欲走越，其族人曰：『晋近，奚不之晋？』庆封曰：『越远，利以避难。』」读为「辟」亦通。《荀子·解蔽》「辟耳目之欲」，杨注：「辟，屏除也。」此难，指失位之难。”²⁷整理者隶定为“閱”的字，在该书字形表中作“𠄎”，放大图版中则作“”，两相比较，字形表中的字明显有更多细节，而据该书凡例部分言：“字形表收录本辑所有简文字形……字形直接从竹简图版中提取，酌情缩放，以求一致。”

²⁸但由二者的不同来看，字形表所用竹简图版似是远比放大图版更为

²⁷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²⁸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2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清晰，这就比较难懂了，为什么放大图版没有提供字形表所用的清晰竹简图版呢？“闕”即“闕”字异体，先秦文献有“避难”一词，基本全部见于《国语》和《韩非子》，又《吕氏春秋·不广》：“天子避叔带之难，出居于郑。”《吕氏春秋·士节》：“士之为人，当理不避其难，临患忘利，遗生行义，视死如归。”可见《治政之道》的成文时间必近于《国语》的成编和《韩非子》的成文时间，因此最可能是战国末期。

整理者注〔五一〕：“没身，《老子》：「没身不殆。」免世，去世、离世。免，离开。《论语·阳货》：「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」臻，至。《诗·泉水》「遄臻于卫」，毛传：「遄，疾；臻，至。」²⁹“免”当训为终，《后汉书·黄香传》：“思慕憔悴，殆不免丧，乡人称其至孝。”李贤注：“免丧，终丧。“没身免世”即上博简《曹沫之陈》的“没身就世”，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就，终也。””故“免世”犹言“终世”，可见于郭店楚简《语丛四》：“言之善，足以终世。三世之福，不足以出亡。”“此之曰圣人”可参看《庄子·天地》：“圣治乎？官施而不失其宜，拔举而不失其能，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行，言自为而天下化。手挠顾指，四方之民莫不俱至，此之谓圣治。”《吕氏春秋·先己》：“伊尹对曰：欲取天下，天下不可取。可取，身将先取。凡事之本，必先治身，嗇其大宝。用其新，弃其陈，腠理遂通。精气日新，邪气尽去，及其天年。此之谓真人。”《荀子·君道》：“是故穷则必有名，达则必有功，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闵，明达用天地理万变而不疑，血气和平，志意广大，行义塞于天地之间，仁智之极也。夫是之谓圣人。”

²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比较三者的“此之谓圣治”、“此之谓真人”、“是之谓圣人”可见，《治政之道》言“此之曰圣人”应同是成文于战国末期的体现。“听聪”、“视明”见于《文子·下德》：“精存于目即其视明，存于耳即其听聪。”可证《治政之道》作者用词习惯确实与《文子》相近。

皮（彼）又（有）彊（强）輔（輔）以爲彛（己）聖（聽）見（視）于外〔五二〕，古（故）天下之情慝（偽）皆可旻（得）而智（知）〔五三〕。

整理者注〔五二〕：“强辅，《逸周书·大明武》：「艺因代用，是谓强辅。」《列女传·楚处庄侄》：「国无强辅，外内崩坏。」³⁰《列女传》非先秦文献，所以整理者所引属于先秦文献的就只有《逸周书·大明武》，《大明武》是标准的兵家作品，前文解析内容已提到过，因此这里涉及兵家用词，自然表明《治政之道》作者所受兵家影响。先秦文献中，“视听”比较常见，而“听视”就少见得多，仅见于《荀子·不苟》：“所听视者近，而所闻见者远。”《文子·道原》：“夫任耳目以听视者，劳心而不明。”《文子·九守》：“耳目清而听视聪达，听视聪达谓之明。”汉初则有《淮南子·俶真》：“于此万民睢睢盱盱然，莫不竦身而载听视。”《淮南子·精神》：“胸腹充而嗜欲省，则耳目清、听视达矣。耳目清，听视达，谓之明。”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：“夫任耳目以听视者，劳形而是明。”《淮南子·主术》：“然而动静听视皆以为主者，不忘于欲利之也。”《治政之道》篇既然不能晚至汉初，那么唯一的选

³⁰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项自然就只有战国末期了。

整理者注〔五三〕：“情伪，实情与虚伪。《墨子·非命中》：「然今天下之情伪，未可得而识也。」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八年：「晋侯在外十九年矣……民之情伪，尽知之矣。」³¹由整理者注即可见，《治政之道》的措辞非常接近《墨子》，而《墨子·天志中》尚有“是以圆与不圆，皆可得而知也……是以方与不方，皆可得而知之。”更可证二者间措辞的相似性。因此正如之前解析内容一再指出的，《治政之道》作者必是深受墨家影响。

皮(彼)上聖則眾愚 = 僂 = (愚疲, 愚疲)則駢 = 命 = (聞命〔五四〕, 聞命)則備(服)以可甬(用)〔五五〕, 威以【一三】爾(彌)管(篤) 梲(益)培(耆)〔五六〕。

整理者注〔五四〕：“「僂」字或疑从皮省声，读为「疲」。闻命，接受命令或教导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三年：「寡君闻命矣。」愚民思想古书多见。《论语·阳货》「唯上知与下愚不移」，《论语·泰伯》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，郭店简《尊德义》「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。」

³² “上圣”、“下愚”的观念见《鹖冠子·度万》：“故上圣不可乱也，下愚不可辩也。”《鹖冠子》思想以道家为主，又涉及兵家，可见《治政之道》所受影响。“僂”当读为“庠”³³，“愚僂”即“愚庠”，《吕氏春秋·长利》：“愚庠之民，其为贤者虑，亦犹此也。”由《治政之道》

³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³²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³³ 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689页“罢与痺”、“罢与皮”条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9年7月。

重在“**闻命**”可见，其所说的“上圣”、“下愚”，是指在上者当博闻广知多思，主动性高，在下者则因此从命行事即可，无需多智生乱，这种思维模式，在军队中体现得最明显，所谓“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”，正对应下文的“**闻命则服以可用**”，试比较《孙子兵法·九地》：“**将军之事，静以幽，正以治，能愚士卒之耳目，使之无知；易其事，革其谋，使人无识；易其居，迂其途，使民不得虑。帅与之期，如登高而去其梯；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，而发其机。若驱群羊，驱而往，驱而来，莫知所之。聚三军之众，投之于险，此谓将军之事也。**”所以《治政之道》这里是比军政为国政的思想，仍然是近于兵家之说。

整理者注〔五五〕：“**服，顺从。《书·舜典》：「（舜）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。」**”

³⁴《管子·弟子职》：“**见善从之，闻义则服。**”《贾谊新书·阶级》：“**其有大罪者，闻命则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，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。**”可证《治政之道》的成文时间约在《管子·弟子职》与《贾谊新书》之间。

整理者注〔五六〕：“**培**，读为「耆」。《广雅·释诂》：「**駮、劲、坚、刚、耆……强也。**《国语》「**耆其股肱**」，裘锡圭将「耆」训作「强」，参看裘锡圭：《读书札记四则》（《人文与社会学报》第一期，台湾义守大学，二〇〇二年）。弥笃、益耆，两词意义相当，同义连用。”³⁵整理者所引《国语》为《国语·晋语九》，整段内容为“**下邑之役，董安**

³⁴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³⁵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于多。赵简子赏之，辞，固赏之，对曰：「方臣之少也，进秉笔，赞为名命，称于前世，立义于诸侯，而主弗志。及臣之壮也，耆其股肱，以从司马，苟慝不产。及臣之长也，端委鞶带，以随宰人，民无二心。今臣一旦为狂疾，而曰『必赏女』，与余以狂疾赏也，不如亡！」趋而出，乃释之。”韦昭注：“耆，致也。”实际上并没有问题，《大戴礼记·盛德》：“致爱故能致丧祭，春秋祭祀之不绝，致思慕之心也。”王聘珍《解诂》：“致，尽也。”《后汉书·荀爽传》：“人未有自致者，必也亲丧乎。”李贤注：“致，尽也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：“昔伊、洛竭而夏亡，河竭而商亡。”韦昭注：“竭，尽也。”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：“相为殫智竭力，犯危行苦。”高诱注：“殫、竭，皆尽也。”可证“致”、“竭”同有“尽”义，因此“耆其股肱”犹“竭其股肱之力”的省言，《墨子·非乐上》：“士君子竭股肱之力，宣其思虑之智，内治官府，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，以实仓廩府库，此其分事也……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，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，宣其思虑之智，内治官府，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，以实仓廩府库。”《墨子·非命下》：“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，殫其思虑之知，内治官府，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，以实官府，而不敢怠倦者，何也？”《左传·僖公九年》：“臣竭其股肱之力，加之以忠贞。”《商君书·赏刑》：“夫固知愚，贵贱，勇怯，贤不肖，皆尽其胸臆之知，竭其股肱之力，出死而为上用也。”皆是其辞例。“竭其股肱之力”可省称为“竭其股肱”，《后汉书·李固传》：““固受国厚恩，是以竭其股肱，不顾死亡，志欲扶持王室。”《宋书·徐羨之传》：“不能竭其股肱，尽其心力。”《晋书·列传第四

十》：“竭其股肱，继之以死。”《周书·宇文护传》：“臣既情兼家国，实愿竭其股肱。”皆可为证，故裘锡圭“将「耆」训作「强」实误，整理者注从其说，说明裘锡圭和《治政之道》整理者都并不熟悉训诂学。“階”当即“阶”的异体，《说文·阜部》：“阶，陞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因之凡以渐而升皆曰阶。”故“阶”有上、升、进等引申义，《礼记·少仪》：“不得阶主。”郑玄注：“阶，上进者。”孔颖达疏：“阶，进也。”《玉篇·阜部》：“阶，上也。”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：“天不可阶，仙夫希，柏舟悄悄吝不飞。”李贤注：“阶，升也。”故“益阶”犹言“益进”，《墨子·鲁问》：“若得鼓而进于义，则吾义岂不益进哉？”“弥笃”一说，先秦文献见于《左传·昭公十三年》：“守志弥笃，惠怀弃民。”“笃”又或作“惇”，皆训为厚，《国语·晋语四》：“行年五十矣，守学弥惇。”韦昭注：“惇，厚。”由此即可见《治政之道》作者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编者当关系颇近。

夫以兼專（撫）者（諸）侯〔五七〕，以爲天下羣（儀）聖（式）〔五八〕，是以不型（刑）殺而攸（修）审（中）綯（治），者（諸）侯備（服）〔五九〕，不唯上能羣（興）虐（乎）？

整理者注〔五七〕：“專，读为「抚」，《说文》：「安也。」”³⁶《治政之道》的“專”皆当读为“布”，前文解析内容已言。“布”指布命，《管子·大匡》：“君乃布之于诸侯，诸侯许诺，受而行之。”《左传·成公元年》：“吾子布大命于诸侯，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，其若王命何？”

³⁶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《国语·晋语七》：“三年，公始合诸侯。四年，诸侯会于鸡丘，于是乎布命、结援、修好、申盟而还。”皆其辞例。

整理者注〔五八〕：“仪式，标准。《诗·我将》：「仪式刑文王之典，日靖四方。」《老子》：「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复归于无极。」《荀子·正论》：「主者，民之唱也；上者，下之仪也。彼将听唱而应，视仪而动；唱默则民无应也，仪隐则下无动也；不应不动，则上下无以相有也。」³⁷“下之仪”与“天下仪”区别明显，整理者引《荀子》不知何意。《文子·九守》：“不纵身肆意而制度，可以为天下仪。”与《老子》言“天下式”正可合为《治政之道》的“天下仪式”，此外尚有《管子·禁藏》：“法者，天下之仪也。”

《管子·明法解》：“法者，天下之程序也，万事之仪表也。”《管子·形势解》：“仪者，万物之程序也。法度者，万民之仪表也。”由此仍可见，《治政之道》作者的思想与措辞特征就正在道家、法家之间。

整理者注〔五九〕：“中治，当指内政，与诸侯之事相对应。”³⁸“不刑杀”于先秦文献见《商君书·定分》：“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，非不刑杀也，法令明白易知，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。”上博二《容成氏》：“不劝而民力，不刑杀而无盗贼。”由此也可见《治政之道》的成文时间不会是整理者所言的楚肃王、宣王时期。前文解析内容已言，“中治”即下文“邦中之政”。《治政之道》此处将国治、诸侯服皆归因于上能兴贤，此点可比于《管子·霸言》：“使能则百事理，

³⁷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³⁸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亲仁则上不危，任贤则诸侯服。”《淮南子·兵略》：“制刑而无刑，故功可成；物物而不物，故胜而不屈。刑兵之极也，至于无刑，可谓极之矣。是故大兵无创，与鬼神通。五兵不厉，天下莫之敢当。建鼓不出库，诸侯莫不慑悽沮胆其处。故庙战者帝，神化者王。所谓庙战者，法天道也；神化者，法四时也。修政于境内，而远方慕其德；制胜于未战，而诸侯服其威。内政治也。”皆可见其鲜明的法家、兵家思想倾向。

古(故)卡= (上下)相安，百眚(姓)和愍(悦)，【一四】每(每)尊(敷)一正(政)[六〇]，民若解凍〔六一〕。

《治政之道》“上下相安”可比较于《春秋繁露·度制》：“以此为度而调均之，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，故易治也。”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：

“枢机周密，品式备具，上下相安，莫有苟且之意也。”《汉书·王商传》：“今政治和平，世无兵革，上下相安。”可证《治政之道》的成文时间当距西汉不远。“百姓和悦”相当于先秦文献中的“百姓和”、“百姓和辑”、“百姓和集”，见《国语·晋语一》：“苟利众而百姓和，岂能惮君？”《晏子春秋·内篇谏上》：“是以天下治平，百姓和集。”《荀子·王制》：“刑政平，百姓和，国俗节，则兵劲城固，敌国案自诎矣。”

《文子·上义》：“群臣亲附，百姓和辑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十二引《尸子》：“天下宁定，百姓和辑。”“和悦”一词，则先秦文献仅见于《周礼·夏官·撝人》：“撝人掌诵王志，道国之政事，以巡天下之邦国而语之，使万民和说而正王面。”因此可见，《治政之道》篇的措辞特征，

近于《周礼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尸子》、《荀子》诸书。

整理者注〔六〇〕：“每敷一政，每发布一个政令。《诗·长发》：「不竞不録，不刚不柔，敷政优优，百禄是遒。」³⁹“専”当读“布”，整理者所引《长发》诗，《左传·成公元年》、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皆明确引为“布政优优，百禄是遒。”“布政”于先秦文献见于《周礼·夏官·大司马》：“正月之吉始和，布政于邦国都鄙。”《管子·君臣上》：“为人臣者，受任而处之以教布政有均。”《左传·成公十一年》：“共俭以行礼，而慈惠以布政。”《大戴礼记·少间》：“君时同于民，布政也。”

整理者注〔六一〕：“解冻，《礼记·月令》：「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，鱼上冰，獭祭鱼，鸿雁来。」⁴⁰整理者所引《礼记·月令》文也即《吕氏春秋·孟春纪》文，而使用“解冻”一词且时间明确可知者，先秦文献还有《战国策·秦策四·秦王欲见顿弱》：“解冻而耕，暴背而耨，无积粟之实，此无其实而有其名者也。”同属战国末期。对应“解冻”一词，《管子·五行》有“然则在解而冻释，草木区萌。”《管子·臣乘马》有“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，七十日而阴冻释，阴冻释而秬稷。”《管子·四时》有“三政曰：冻解，修沟渎，复亡人。”《庄子·庚桑楚》有“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，能乎？”可见这个词是源自管仲学派的影响而生成的。

³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⁴⁰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汙（其）吏（使）民以時，汙（其）息（息）民以時〔六二〕。血𩚑（氣）通（通）斥（暢）〔六三〕，民不瘵（瘵）廩（且）壽〔六四〕，亡（無）殀（夭）死者，此所胃（謂）惠惠（德）。

“使民以时”于先秦文献见于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“子曰：道千乘之国：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较《论语》更早，则有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八三引《国语》曰：“齐宣王出游，路见闾丘先生长者十三人谒齐王，王赐之田。众老皆拜，闾丘先生独不拜。又赐无役，诸老复拜，闾丘先生又不拜。宣王疑而问之，对曰：‘来见大王所望者三：愿赐臣寿，赐臣富，赐臣贵。’王曰：‘天命有长短，非寡人所制，无所寿先生；仓粟虽盈，备灾畜，无以富先生；大官无阙，小官卑贱，无以贵先生。’先生曰：‘所望愿王选良吏，臣少得寿焉；使人以时役，无烦苛，此臣所以得富焉；使少者敬长者，长者敬老者，此臣所以得其贵也。王赐臣田，田不租，仓廩虚；赐臣无役，则官无所使，非所望也。’王曰：‘赐先生为相，可乎？’先生曰：‘臣得三愿足矣，安用为相。’”其中的“使人以时”即“使民以时”，民、人之别，盖因唐讳。同样的民、人之别，还见于《韩诗外传》卷三：“传曰：宋大水。鲁人吊之曰：‘天降淫雨，害于粢盛，延及君地，以忧执政，使臣敬吊。’宋人应之曰：‘寡人不仁，斋戒不修，使民不时，天加以灾，又遗君忧，拜命之辱。’”和《说苑·君道》：“宋大水，鲁人吊之曰：‘天降淫雨，溪谷满盈，延及君地，以忧执政，使臣敬吊。’宋人应之曰：‘寡人不佞，斋戒不谨，邑封不修，使人不时，天加以殃，又遗君忧，拜命之辱。’”二者所记相近，而皆不同于《左传·庄公十一年》：“秋，

宋大水。公使吊焉，曰：‘天作淫雨，害于粢盛，若之何不吊？’对曰：‘孤实不敬，天降之灾，又以为君忧，拜命之辱。’”故当是《春秋》别传，其中《韩诗外传》的“使民不时”，《说苑》作“使人不时”，又《大戴礼记·曾子制言》：“使民不时，失国，吾信之矣。”可证《韩诗外传》与《说苑》所用不同于《左传》的《春秋》别传，很可能编《曾子》的人也曾得见。《吕氏春秋·原乱》：“文公施舍，振废滞，匡乏困，救灾患，禁淫慝，薄赋敛，宥罪戾，节器用，用民以时。”“使”可训“用”，故《吕氏春秋》的“用民以时”也即“使民以时”，可见《国语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皆有此说，因此《论语》所记当又是取世间流行之说而冠以孔子之名。再往上溯，《管子·戒》：“管仲曰：昔先王之理人也，盖人患劳，而上使之以时，则人不患劳也。”《管子·形势解》：“教民以时，劝之以耕织，以厚民养。”可证或言“使”或言“教”，这种重时观念也见于管仲学派。由《管子》“使之以时”下溯道家，有《文子·上仁》：“文子曰：使之以时而敬慎之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《说苑·政理》：“成王问政于尹逸曰：‘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？’对曰：‘使之以时而敬顺之，忠而爱之，布令信而不食言。’”《淮南子·道应》：“成王问政于尹佚曰：‘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？’对曰：‘使之以时而敬顺之。’”前引诸书不出战国后期至汉初时间范围，故《治政之道》的成文时间也当不早于战国后期，最可能即战国末期。

整理者注〔六二〕：“思，读为「息」。息民，与「使民」对举，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。《左传》隐公七年：「凡诸侯同盟，于是称名，故

薨则赴以名，告终，称嗣也，以继好息民，谓之礼经。】⁴¹“息民”一词，先秦文献中《左传》七见，《国语》二见，《战国策》五见，马王堆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一见，《荀子》一见，可见该词的使用时间范围不早于战国后期，故如前文所说，《治政之道》的成文时间也当不早于战国后期，最可能即战国末期。

整理者注〔六三〕：“**𠄎**，读为「畅」。迥用，通畅。《新论·祛蔽》：「今人之肌肤，时剥伤而自愈者，血气通行也。」⁴²笔者认为，“𠄎”当读为“疏”，《说文·去部》：“疏，通也。从𠄎从疋，疋亦声。”《管子·水地》：“水者，地之血气，如筋脉之通流者也。”通流即通疏，《庄子·刻意》：“精神四达并流，无所不极。”成玄英疏：“流，通也。”“通疏”即“疏通”，《礼记·经解》：“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。”《大戴礼记·五帝德》：“颛顼，黄帝之孙，昌意之子也，曰高阳。洪渊以有谋，疏通而知事。……皋陶作士，忠信疏通，知民之情。”《中藏经·论血痹》：“上先枯则上不能制于下，下先枯则下不能克于上，中先枯则不能通疏。”皆其辞例。

整理者注〔六四〕：“**瘠**，《礼记·玉藻》「亲瘠，色容不盛」，郑注：「瘠，病也。」⁴³“瘠”字读为“瘠”是网友汗天山在《清华八〈治邦之道〉初读》帖 111 楼所指出，言：“按：[𠄎次]，当读为‘瘠’。

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‘瘠，病也。’字又作‘𠄎’，《方言》第十：‘𠄎，羸短也。江湘之会谓之𠄎。凡物生而不长大亦谓之𠄎，又曰瘠。’郭璞

⁴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 137 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 年 11 月。

⁴²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 137 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 年 11 月。

⁴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 137 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 年 11 月。

注：‘今俗呼小为瘠。’简文当是取‘物生而不长大’之义。”⁴⁴《论衡·命义》：“禀得坚强之性，则气渥厚而体坚强，坚强则寿命长，寿命长则不夭死。禀性软弱者，气少泊而性羸羸，羸羸则寿命短，短则蚤死。”所说“寿命长则不夭死”正可对应于《治政之道》此处的“民不瘠且寿，无夭死者”。“此所谓惠德”可比之于《说苑·复恩》“赵宣孟将上之绛”节“此所谓德惠也”，也可证《治政之道》成文时间当距汉初不远。

今之王公以眾正(征)寡(寡),【一五】以彊(强)政(征)溺(弱)〔六五〕,

“今之王公”即《墨子》十论习见的“今王公”，《墨子》中凡二十见，可见《治政之道》深受《墨子》影响，其区别则在于《墨子》中“王公”皆与“大人”连称，而《治政之道》中两称“今之王公”，并无连及“大人”的情况。


整理者注〔六五〕：“「政」字上下结构，「支」似「反」。”⁴⁵“以众征寡，以强征弱”可比之于《管子·霸言》：“以大牵小，以强使弱，以众致寡，德利百姓，威振天下，令行诸侯而不拂，近无不服，远无不听。”《商君书·画策》：“神农既没，以强胜弱，以众暴寡。”《战国策·中山策·武安君白起与昭王论伐赵》：“君尝以寡击众，取胜如神，况以强击弱，以众击寡乎？”《庄子·盗跖》：“自是之后，以强陵弱，

⁴⁴ 简帛论坛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357&extra=&page=12>，2019年5月4日。

⁴⁵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以众暴寡。汤武以来，皆乱人之徒也。”可见此类以众寡、强弱为说的情况流行于法家、道家、兵家之间。

以多威(滅)人之柰(社)視(稷), 刈(削)人之埤(封)耑(疆),
麗(離)人之父子睚(兄)弟, 取斤(其)馬牛贗(貨)資以利斤
(其)邦國。或曰此武德(德)[六六]。

整理者注〔六六〕：“柰，《说文》「社」之古文作「」，简文中「木」讹作「末」。武德，《尉繚子·兵教上》：「此谓之兵教，所以开封疆，守社稷，除患害，成武德也。」此段文字针对类似兵家之言而发。”⁴⁶整理者注文所引《尉繚子》只有“开封疆”略与《治政之道》所说“削人封疆”相近，而“守社稷，除患害”皆不合于《治政之道》所述，因此整理者认为“此段文字针对类似兵家之言而发”并不成立。

“武德”之说，非仅见于《尉繚子》，如《国语·晋语九》：“有恭德以升在位，有武德以羞為正卿。”上博六《天子建州》：“文德治，武德伐。文生武杀。”皆可证《治政之道》针对“武德”并不能等同于针对兵家，考虑到《治政之道》深受墨家影响，则此处所论，应是继承自墨家“非攻”说，“取人马牛”于先秦文献仅见《墨子·非攻上》：“至入人栏厩，取人马牛者，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。”犹可见其影响。《荀子·子道》：“昔万乘之国，有争臣四人，则封疆不削；千乘之国，有争臣三人，则社稷不危；百乘之家，有争臣二人，则宗庙不毁。”所言“封疆不削”、“社稷不危”正与《治政之道》此处所言相反，故

⁴⁶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可推知二者成文时间当相近。“货资”一词，先秦文献见于上博四《曹沫之陈》：“毋爱货资子女，以使其便嬖。”清华简七《越公其事》第六章：“凡越庶民交接、言语、货资、市贾乃无敢反倍欺诒。”《韩非子·解老》：“故服文采，带利剑，厌饮食，而货资有余者，是之谓盗竽矣。”笔者在《清华简八〈治邦之道〉解析》中已言：“以此当可列出自《管仲》作者至《子犯子余》作者和《越公其事》五政各章作者再至《治邦之道》作者这样历时的文化传承关系。”⁴⁷故《治政之道》中“货资”一词当是《越公其事》影响所至。“利其邦国”可比较于《墨子·兼爱上》：“诸侯各爱其国，不爱异国，故攻异国以利其国，”清华简六《子产》：“有道之君，能修其邦国，以和民。”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：“辨其邦国都鄙之数，制其畿疆而沟封之。”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：“以掌天下之地，辨其邦国都鄙。”可见这个措辞特征的影响来源很可能不出《墨子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子产》。

夫是所以闕（閉）者（諸）侯之造（路）而【一六】蕙（勸）天下之
躑（亂）者。

“是所以”句式，先秦文献仅见于《庄子·外篇·秋水》：“是所以语大义之方，论万物之理也。”《庄子·杂篇·渔父》：“真在内者，神动于外，是所以贵真也。”《荀子·正名》：“故比方之疑似而通，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。”《荀子·君道》：“省工贾，众农夫，禁盗贼，除奸邪：是所以生养之也。天子三公，诸侯一相，大夫擅官，士保职，

⁴⁷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05/10/735/>，2019年5月10日。

莫不法度而公：是所以班治之也。论德而定次，量能而授官，皆使人载其事，而各得其所宜，上贤使之为三公，次贤使之为诸侯，下贤使之为士大夫：是所以显设之也。”《荀子·尧问》：“彼其好自用也，是所以褻小也。”各篇皆标准的战国末期文献，可证《治政之道》的成文时间只当是战国末期。“闭诸侯之路”犹言断绝诸侯的交通，《战国策·秦策三·范雎至秦》：“举兵而攻荥阳，则成睪之路不通。”“懣”当读为“欢”，训为喜，《说文·》：“懣，喜馥也。从心懣声。”《国语·晋语二》：“以丧得国，则必乐丧，乐丧必哀生。因乱以入，则必喜乱，喜乱必怠德。是哀乐喜怒之节易也，何以导民？”

昔顯（夏）后乍（作）賞，民以貪賈（貨）〔六七〕；馨（殷）人乍（作）罰，民以好戮（暴）。古（故）善（教）必從上始（始）。

整理者注〔六七〕：“贪货，贪求财货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三年：「贪货弃命，亦君所恶也。」⁴⁸《司马法·天子之义》：“夏赏于朝，贵善也。殷戮于市，威不善也。周赏于朝，戮于市，劝君子，惧小人也。……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，至德也。夏赏而不罚，至教也。殷罚而不赏，至威也。”所说正可与《治政之道》此处言“昔夏后作赏，民以贪货；殷人作罚，民以好暴。”对观，故可知夏赏殷罚之说源自齐兵家。

“故教必从上始”可比于《管子·禁藏》：“故凡治乱之情，皆道上始。”《管子·侈靡》：“教之始也，身必备之。”可证《治政之道》此说仍是近于管子学派。

⁴⁸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昔之又（有）國者必慤（檢）於宜（義），毋慤（檢）【一七】□□必感〔六八〕。

整理者注〔六八〕：“检，《荀子·儒效》：「礼者，人主之所以为羣臣寸、尺、寻、丈检式也。」《淮南子·主术》：「是故人主之立法，先自为检式仪表，故令行于天下。」或说检，约束。宜，读为「义」，以义约束。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：「逮至清世，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。」简一八首脱落二字，疑为「于宜」。”⁴⁹“昔之有国者”可比之于《吕氏春秋·不屈》：“惠王谓惠子曰：古之有国者，必贤者也。”《韩诗外传》卷九：“古有国者，未尝不以恭俭也，失国者、未尝不以骄奢也。”由此可见《治政之道》的成文时间当近于《吕氏春秋》和《韩诗外传》。

整理者读为“检”的字，原字形作“𠄎”，似可分析为上从二先，下从心，疑即是“慤”字去掉人形，或可读为“衍”，训为乐，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衍、喜，乐也。”《说文·行部》：“衍，行喜貌。”故“衍于义”即“乐于义”，《逸周书·常训》：“明王自血气耳目之习以明之丑，丑明乃乐义，乐义乃至上，上贤而不穷。”

百眚（姓）之不和、四埤（封）之不實、佻（盜）𠄎（賊）之不爾（弭）、金革之不𠄎（敝）〔六九〕，此則侯王、君公之卹〔七〇〕，古（故）必景（早）愬（圖）難（難）安（焉）〔七一〕。

“百姓之不和”即前文“百姓和悦”的反面，相关内容可参看前

⁴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文解析。“四封之不实”即《淮南子·时则》：“以成五谷，以实封疆，其政不失，天地乃明。”中“以实封疆”的反面。《诗经·小雅·沔水》：“心之忧矣，不可弭忘。”毛传：“弭，止也。”故“盗贼之不弭”即“盗贼之不止”，《商君书·画策》：“为奸邪盗贼者，死刑，而奸邪盗贼不止者，不必得也。”由此也可见《治政之道》的成文时间接近《商君书》和《淮南子》。

整理者注〔六九〕：“金革，《礼记·中庸》「衽金革，死而不厌」，朱熹集注：「金，戈兵之属；革，甲冑之属。」敝，弃置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「冠而敝之可也」，陆德明释文：「敝，弃也。」⁵⁰无论如何兵器甲冑在先秦都是贵重品，故整理者训“敝”为“弃”当不确。笔者认为，“敝”当训为止息、终止，《周礼·夏官·大司马》：“火弊，献禽以祭社。”郑玄注：“火弊，火止也。”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》：“国之祸难，谁知所敝。”王引之《经义述闻·春秋左传中》：“敝，犹终也，言不知祸难所终也。《归妹·象传》曰：‘君子以永知敝。’《缁衣》曰：‘故言必虑其所终，而行必稽其所敝。’是敝与终同义。”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：“故能寿敝天地，无有终时。”王冰注：“敝，尽也。”故“金革不敝”犹言“兵革不息”，《逸周书·时训》：“鹿角不解，兵革不息。”

整理者注〔七〇〕：“侯王，泛指诸侯。《老子》：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，侯王若能守，万物将自化。」君公，亦泛指诸侯。《墨子·尚同中》：「夫建国设都，乃作后王君公。」恤，《说文》：「忧也。」《庄子·德充

⁵⁰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符》「寡人恤焉，若有亡也」，成玄英疏：「恤，忧也。」⁵¹“侯王”、“君公”之称，又见于清华简八《心是谓中》，笔者在《清华简八〈心是谓中〉解析》中曾言：“‘侯王’一词，先秦传世文献中见于《老子》、《庄子·渔父》、《战国策》，先秦出土文献见于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甲种，可见该词使用时间之晚，这同样说明《老子》的成文肯定不会比《庄子》早很多，《庄子》对《老子》的引用，只是在引用刚出现不久且流行于世的章句，而不是在引用远属春秋的典故。肯定早于《心是谓中》的《墨子·尚同中》：‘是以先王之书，相年之道曰：夫建国设都，乃作后王君公，否用泰也，轻大夫师长，否用佚也，维辩使治天均。’《逸周书·太子晋》：‘师旷告善，又称曰：宣辨名命，异姓恶方，王侯君公，何以为尊？何以为上？’皆以‘后王（王侯）’为先，‘君公’为后，犹不失与史实的对应，从《墨子》所称来看，‘后（侯）’可能当是早于王出现的等级观念，《墨子》的‘后（侯）’在‘王’先，也正对应夏后氏不称王而称‘后’。”⁵²《治政之道》和《心是谓中》的这种称谓，显然就是继承自墨家，而《治政之道》和《心是谓中》在这一点上措辞相同，只是词序不同，《心是谓中》称“君公、侯王”，《治政之道》则称“侯王、君公”，表明二文作者当不是一个人，但关系较近。《心是谓中》言“人有天命，其亦有身命”，《治政之道》则言“愚者曰：在命。”说明二人理念迥然有异。笔者已推测《治政之道》很可能就是出自春申君黄歇之手，则《心是谓中》的作者，盖是黄歇

⁵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⁵²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05/29/745/>，2019年5月29日。

的门客。

整理者注〔七一〕：“图难，《老子》：「图难于其易，为大于其细。」”⁵³很难理解整理者为什么会在这里引《老子》，《治政之道》此处的“难”是危难义，不是困难义，与《老子》的“图难于其易”完全不是一个意思。清华简三《芮良夫毖》有“毋自纵于逸，以器不图难。”《管子·法法》：“爵不尊，禄不重者，不与图难犯危，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。”皆与《治政之道》所说“图难”同义，由此也可见《芮良夫毖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治政之道》间的传承关系。

專(敷)正(政)乍(作)事，毋【一八】返(及)女(焉)愬(圖)
〔七二〕；元(其)返(及)女(焉)愬(圖)，唯(雖)果季(免)
之〔七三〕，

整理者注〔七二〕：“作事，《左传》昭公八年：「作事不时，怨谤动于民，则有非言之物而言。」毋及，承上言，意为毋及于难。《易·既济》：「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」⁵⁴“事”即时事，“布政、作事”，于《晏子春秋》中作“从政”、“作事”，《晏子春秋·内篇问上·景公问圣人之不得意何如》：“上作事反天时，从政逆鬼神，藉敛殫百姓。”可见《治政之道》与《晏子春秋》的关系较近。“毋及焉图”是指没考虑到图难，而不是整理者所理解的“毋及于难”。

整理者注〔七三〕：“果，《国语·晋语三》「佞之见佞，果丧其田；

⁵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⁵⁴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诈之见诈，果丧其赂」，韦注：「果，犹竟也。」免之，免于难。”⁵⁵“果”当训为能，《玉篇·木部》：“果，能也。”“果免之”即“能免之”，“其及焉图，唯果免之”即考虑到了应对危难，但只求能免于危难，没有更深远的谋划，所以下文说“则又非圣人”。

則或非聖 = 人 = (聖人。聖人) 尊 (敷) 正 (政) 乍 (作) 事，遠逐 (邇) □□□□〔七四〕。

整理者注〔七四〕：“逐，从豕声，读为「逖」。”⁵⁶比较原清华简八《治邦之道》文，则此处所缺四字或可补为“小大焉图”。

皮 (彼) 元 (其) 補 (輔) 相、𠄎 = (左右)、逐 (邇) 臣皆和同心，以鼠 (一) 元 (其) 智〔七五〕，

整理者注〔七五〕：“彼其，那、那些。《诗·扬之水》：「彼其之子，不与我戍申。」辅相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「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？」逖臣，《左传》昭公三十年：「吴子唁而送之，使其逖臣从之，遂奔楚。」《礼记·缁衣》：「故大臣不可不敬也，是民之表也；逖臣不可不慎也，是民之道也。」皆和，读为「谐和」。《周礼·调人》：「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。」或说「皆」如字读，「和同」连读，指和睦同心，《管子·立政》：「大臣不和同，国之危也。」一其智，犹言统一思想。”⁵⁷目前可见先秦传世文献皆以“辅相”为辅佐义，至整理者所

⁵⁵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⁵⁶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⁵⁷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8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引《史记》才见辅臣义，由此也可见《治政之道》成文时间颇晚，当近于《史记》。“皆和同心”即皆和专同心，“和专同心”见清华简三《芮良夫毖》，由此也可见《治政之道》作者当是读过《芮良夫毖》篇。清华简六《管仲》篇有“管仲答曰：前有道之君所以保邦，天子之明者，能得仆四人同心，而已五焉；诸侯之明者，能得仆三人同心，而已四焉；大夫之明者，能得仆二人同心，而已三焉。”同样说明此观念在三篇之间的传承关系。《孙子·九地》、上博简《容成氏》皆有“一其志”之说，与《治政之道》比较的话，则体现出《治政之道》作者有更注重智能而非志向的倾向。

聖（聲）【一九】以𣎵（益）厚，聞（聞）以𣎵（益）章（彰），

“声以益厚”可比于《荀子·议兵》的“故厚德音以先之”，“闻以益彰”可比于《荀子·劝学》：“顺风而呼，声非加疾也，而闻者彰。”是可证两说皆近于《荀子》，因此《治政之道》篇的成文时间当与《荀子》相近，自是以战国末期为最可能。

者（諸）侯萬邦銜（率）嘉之，則考（孝）季（勉）龜（晏）惠以並事之〔七六〕。春𣎵（秋）之𣎵（時），以𣎵（其）馬女、金玉、𣎵（幣）帛、名𣎵（器）𣎵（聘）覲不解（懈）〔七七〕，乃【二〇】

整理者注〔七六〕：“考，读为「孝」。《孝经·天子》：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，爱敬尽于事亲，而德教加于百姓，刑于四海，盖天子之孝也。」季，读为「勉」。龜，读为「晏」，见清华

简《郑武夫人规孺子》：「君与大夫𡇗焉，不相得恶。」⁵⁸网友紫竹道人指出：“简20‘则考(孝)勉𡇗惠以并事之’，整理者读‘𡇗’为‘晏’。按‘𡇗’在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中用为‘宛’，张富海《说“𡇗”、“冤”》谓此字乃‘有兔爰爰’之‘爰’的本字（《古研》28辑）。若此，读为‘晏’韵不密合。按‘𡇗’当读为‘宽’（上博简《从政》‘悛’用为‘五德’之‘宽’，且与‘惠’并提）。”所说当是，“宽惠”一词，先秦文献只见于《管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战国策》，可见《治政之道》措辞特征。“春秋之时”则于先秦文献只见于《管子·侈靡》：“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”，可证《治政之道》篇的措辞在前面各文献之间犹其近于《管子》。

整理者注〔七七〕：“马女，马与女，皆可作为礼品。名器，《管子·形势解》：「主之所以为罪者，贫弱也。故国贫兵弱，战则不胜，守则不固。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，不免于死亡之患。」眺，《说文》：「诸侯三年大相聘曰眺。眺，视也。从见，兆声。」聘眺，《管子·小匡》：「审吾疆场，反其侵地，正其封界，毋受其货财，而美为皮币，以极聘眺于诸侯，以安四邻，则邻国亲我矣。」解，读为「懈」，怠。”⁵⁹《管子·宙合解》：“言上之败常，贪于金玉马女，而吝爱于粟米货财也。”可证金玉、马女并提是《治政之道》与《管子》的共同措辞特征，“聘眺”还见于《国语·齐语》：“重为之皮币，以骤聘眺于诸侯。”又作“眺聘”，见《周礼·春官·典瑞》：“瑑圭璋璧琮，繅皆二采一

⁵⁸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8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⁵⁹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8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就，以眺聘。”《考工记》：“琢圭璋八寸，璧琮八寸，以覲聘。”又《周礼·秋官·小行人》：“存、眺、省、聘、问，臣之礼也。”《左传·昭公五年》：“朝聘有珪，享眺有璋。”可见《治政之道》此处措辞与《管子》、《国语》最近，其次是《周礼》，其次是《左传》。

以斂（閱）民𠄎（務）〔七八〕，古（故）墜（地）□……

整理者注〔七八〕：“斂，读为「阅」，检阅。《墨子·号令》：「擅离署，戮。门尉昼三阅之，莫，鼓击门闭一阅。」民务，《管子·五辅》：「若民有淫行邪性，树为淫辞，作为淫巧，以上谄君上，而下惑百姓，移国动众，以害民务者，其刑死流。」《商君书·赏刑》：「夫明赏不费，明刑不戮，明教不变，而民知于民务，国无异俗。」⁶⁰笔者在《清华简九〈治政之道〉简序调整一则》中已指出：“简二一上段当下接简三五，按四字句式，两段之间可补入‘尽，五’二字，简序调整为：简三四+简二一上+简三五，三支简内容连读为‘人不度，其废人必或不度，起事必或不时，妨民之务，大宫室，高台燧，深池广闕，造树关守、陂塘，土功无既，以夺民务，故地材〔尽，五〕种不登，府库仓𡩉，是以不实，车马不完，兵甲不修，其民乃寡以不正。其德浅于百姓。’”⁶¹

斲（新）。皮（彼）唯（雖）先不道，我猷（猶）𠄎（一）〔七九〕。

⁶⁰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8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⁶¹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12/02/865/>，2019年12月2日。

皮(彼)戈(一)而【二一】不已(已), 元(其)哉(二)乃已(已);
允(三)而巳(已), 四畧(鄰)之者(諸)侯乃必不悞(諒)元
(其)惠(德)以自固于我〔八〇〕。

整理者注〔七九〕：“彼，指诸侯万邦。一，相同，指处事原则不变。”⁶²因为此简上部残损，所以“彼”是指谁并不很清楚，大致上应是指与作者所属集团存在利益冲突的另一方，可能是某个假设的、不定指的诸侯国，但显然不会是整理者所说的“指诸侯万邦”。

整理者注〔八〇〕：“已，停止。一而巳，其二乃已，三而巳云云，指为不道一而再，再而三。谅，信也。自固于我，大意是与我的友好关系更加坚固。文意与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」相类。”⁶³“四邻之诸侯”即先秦传世文献的“四邻诸侯”，见于《管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战国策》，又作“诸侯四邻”，见于《管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，比较前文“宽惠”一词先秦文献见于《管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战国策》，只多了《墨子》和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左传》，明显可见这里所列诸书存在的措辞相关性。“自固”又见《治政之道》下半部分原定名《治邦之道》者，言“彼天下之睿士之远在下位而不由者，愈自固以悲怨之。”和银雀山汉简《十问》有“交和而舍，敌将勇而难惧，兵强人众自固，三军之士皆勇而无虑。”《十问》的成文时间不会早于战国后期，可见《治政之道》的成文时间也当不早于战国

⁶²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8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⁶³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玖）》第138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11月。

后期。